

潮头拾贝 |

修月人沉沉睡去(组诗)

■ (浙江)阿剑

白露

千万片叶子无辜的手掌,托举起夜空
细碎脆弱部分:每片草都伏低人间凝重愁苦
每片叶都高过我, 颠簸半生的偏头痛的头脑

修月人沉沉睡去。八万二千户在草间安眠,他们劳作
卧居人间清凉。而我起而夜游,不忍惊醒,又不知为何世而哭

须明日,碎月如光,我必隐身于最小的一颗露水,等你触碰
等万千劫数从身边踱过
一声惊呼哑于江南久已死去的节气。失语仙人,向你
升腾的雾气里有未及说出的话语, 便送与悲空;
其实毫无道理

处暑

在山间,等待身体一点点凉下来。你说
已矣,便有狂风大作
众器沉默,为何让一只口琴在黄昏孤自响起
从季节的骨头深处,一点点凉下来

是非,决断时刻。被两次遭弃的落叶
飘满山谷
它们受伤的手掌是青黄的脸
山川屏息,禾苗茁壮。有人
便忘了时间。有人端坐房间,听风吹过山冈
鹰在祭奠

立秋

佩剑之人,把一轮老不死的太阳和香草落在身后
他三天未刮的胡须已经长出来
旧情绪,语词,异乡口音
月光下铮铮拔节,不合时宜

现在不是生长季,也不是收割季
在冷暖之间他两手空空,抓不住雷电
与浩荡的风
一把剑换不来称手的锄头

还有半瓶酒,冰凉的火焰与暗的花
情人的唇,仇人的骨头
电视网格里好坏坏的世界
都远去吧,仿佛从未有过

他立于今夜的山冈,握一把生锈的剑,看一轮新月如此好看
便觉余生或可持有。远处
谁在山下锐叫:天道立秋! 天道立秋!

大暑

索性站到高处,更迫近太阳,与披发奔走的祖先
并立,轰然倒地

站成一截没烧透的沉香
烂额,焦尾,肋骨轻薄,旧皮肉

唯打磨着老椅子,留下光
等待风吹过南方,万亩山冈,亿万只骨笛吹响

夏至

你说夏天,日头就滚滚而来
百里山丘
立竿无影

你说雨
四十三个夜晚的雨水就打在人间
雨线,耿直刚硬,落成整片森林

你说
雷暴,更多雷暴,砸在中年头上
那是最长的白昼,最短的夜,四十三个男人陷入无尽失眠
那不是四十三首歌,是一首歌的四十三个片段
等待雨水湮灭
四百三十个支离破碎的年代
四万三千片叶子,苦甜的嘴唇愈合
四十三个男人,心系阳光,沉溺于雨水
跟着夜晚吟唱
那首歌他不会唱,你不会听

你说:太阳
它便回头,滚过山冈,一路向南

芒种

我不懂什么是芒种
即使翻书之后
祖先们没传给我一块土地
我只能站在这里
手无寸铁,双脚有泥
让烈日光芒刺进忤逆的身体
吸收
耗散
跟一棵麦子一样
跟一棵被遗弃的麦子一样
现在
我把它紧握在手心
让麦芒扎进肉里
一种锋利的疼痛
古老得使我们在一起

小满

你,大地上的一颗谷物,内心犹疑
沿着祖先的路,在黑暗的光明的国度里漂浮

他们仰望天空,计算着日子,而日子
有时板着古代的面孔
在田间唱歌的人,在河边祭祀的人
他们双手和土地、作物一样颜色
他们眼睛半是虚空,半是黑的黄的红的土壤

让雨水进入潮泡膨胀的内心,让太阳
准备好它炽热的鞭子
种植的人已习惯摧残和死亡
他们眼中的雨水、谷粒都是一种形状
那也是大地的形状,河流与峡谷的形状
那是一把刀在雕刻万物
今天
地球上刻满了活命的野菜和食粮

立夏

我是认真的
在野外,誓要找到:
螻蛄鸣、蚯蚓出、王瓜生

闹铃唤醒日子
软件辨识草木虫鱼
疏于农作我的泥土肤色粗壮手指
愧对荷锄人

雷电来临时
须俯低肉身,立于夏天之上
珍惜泥土、晴空、机器、楼丛里的人
在水泥地里也要简单粗暴生长

谷雨情结(外一首)

■ (四川)向枫

热浪中,一滴谷雨被撕碎
偌大的光阴,我只听见一只布谷鸟穿越
把农事拽向田间地头,翻新
种上苞谷和绸缎
脱骨的生命怀揣染色体,匆忙疾走

犁铧声依旧在隧道里传递
乡村空洞洞的四壁
被岁月打磨成一口老井
炊烟,是毓护的香枕头。余晖散尽
梦里总会走出一片蛐鸣,揪心而入骨

黎明渡口,我看到天空愤然怀孕
一朵雨水背着麦穗,拔节
雷的重锤已举过头顶
所有清规戒律将分娩,溃堤

面对短暂人世
我该如何安慰一株雨中行走的蔷薇
默默坐下来,选择泥土和扎根
封存一切华丽的衣着
转身向日子交出粮仓和果实

救赎四月

柳堤,一弯孤独城池
我来回穿行。任柳枝扬起情绪
轻轻地触摸过往
将疲惫像铆钉一样插入地心
欲搅动一场雨水,在四月的脚背上闪烁

透过柳隙,天空板起面孔
傲慢地从远山供出一轮清辉
顷刻,撕开尘缘滑翔的梯
我因此得到救赎,可以小心翼翼折叠伤口
和一个稻草人买卖去年的谷粒
堆放进船舱。等着潮声四起

端坐源头,在一片梁上重新规划光阴
种池碧荷,怀上蛙鸣
聆听一只燕风雨中返程
思念的滋味沉入河谷。我拄着涛声
触碰每块坚硬的礁石,镶进新绿
独自荡起小舟,在浪花里鏖洗诗句

也许无法逃避,岁月的表情裹着一块硬骨头
我在无尽欲望中乱了分寸
只有拖着石磨,让浑浊的月光嘶鸣
接受长夜冠与我爱的虚名

微意象(组诗节选)

■ (江西)黄晓园

1
清明不再忙于流泪
瞧,有人在放风筝
径直向天堂
送去飘逸的新愿
或遥远的思念

2
秋雨,充满情绪地
落入池塘,溅起一枚枚
平平仄仄的惊叹号
和神奇的句号
是否发生了什么
由文人们去妙笔生花

3
足球,小样儿
却引爆了地球
癫狂世界,场内场外
几城欢庆几城悲

4
称背着砣,在准星上
本本分分值守
称量世间的良心与公平
若心不对星
世间将如之奈何
将思想植入花盆
结果长成带刺的玫瑰
养眼,却扎心
瞧,花骨朵上还带着泪

5
人之初,性本空
果真,听
野性在强健的肌肉中咆哮
等待引爆
可一个声音在说
你是文明人
空,是文明的容器
可盛真善美

6
霍金无法统治自己
除了思维
一切被上帝剥夺
但他仍以难以想象的虔诚
保持与上帝对话
替上帝掌管着时间
让我们活在时间的范畴中

7
蛇,在伊甸园背了黑锅
从此遭脱皮之苦
啦啦啦啦的痛
而人,却已回到伊甸
听说正向上帝行贿

潮头品茗 |



■ (辽宁)齐凤艳

你回来了。在这仲春时节,你随着暖流回到北方的黑土地。

归来人啊,你是不是听到了故乡的召唤? 春雷滚滚,每一串轰鸣都将蛰伏在你心底的思念唤醒。春风阵阵,每一次吹拂,都将故乡的草萌芽在你的心田。春雨绵绵,每一滴滋润,都让你忆起母亲的拥抱。这来自雷、风和雨的召唤啊,都在催你上路:归来吧,游子。

十八岁时,你就离开你生你养你的故乡。那天你挣脱母亲的手,迈步走了,不回头看一眼,你是不敢回头呀! 母亲泪流满面,父亲一声不吭,手里的烟袋杆已经被他攥断,那被压抑的酸楚啊! 你上齿咬着下唇,眼睛只盯往前方的路,风摆落树叶,也推着你向前赶。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彷徨数日,夏去秋来,大地已经开始收获,黄澄澄的玉米,红彤彤的高粱,飘香的果园,喜悦是它们的。你的未来,在哪里?

诗歌是你的爱好, 你自小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初中的你就已经在不起眼的车前草、蒲公英、老屋檐发现了同龄孩子看不到的情思,是它们给了你无限的遐想还是你让它们生出了翅膀,飞出诗意? 你为自己的文字能见诸报端而欣喜,你更加沉迷于诗歌,可你其他科目的成绩在下滑。几个最要好的朋友都考上了大学, 你却没有收到来自大山外的

北方男人(外一章)

■ (上海)秦艳玲

北方男人,究竟是怎样的男人,北方男人,能否代表男人的雄浑,能否像北方的北字,肢体健壮,胸襟开阔,爽直的脾性,一派豪气。

北方男人,曾经凿冰网鱼,森林伐木,雪地狩猎,矿山淘宝。从小被北方女人护着,为了让他们走出庭院,走出村庄,走出大山,走向外面的世界。

穿上伟岸的长袍,让浓烈的酒香,带上长调的悠扬,飘散至遥远的地方。长长的烟杆,点燃旱烟,点燃冬季的火炕,不管冰雪是否冻僵门窗,端上“乱炖”,又是一种别样的豪爽,脱了皮帽,不只是锅里的热气往外冒。

黄土, 是自家门外堆起的一道土坎,“信天游”越过沟壑,“丝绸之路”上,唱出了对外的向往。北方男人,嘴里嚼着馍,嚼着煎饼包裹的大蒜,出关、入关,翻越长城,渡过黄河、长江。

添一点南方河网密织的细腻, 沾一点亭台楼阁花草盆景的秀气,盘腿而坐的习惯,传出海外,传到了日本,用不着去学会洋人常饮的那种苦涩的咖啡。

鲜艳的“二人转”,就是在露天抖动手绢,就是在寒风中打开折扇,是尖声的伴唱,热闹的锣鼓和高跷。

山东快书,京韵大鼓,小品,相声,内蒙的摔跤,豫剧高亢, 杂技带着乡里乡亲的泥土气,在电视里播放。

“茶馆”,北京人艺演得棒,一群北方男

录取通知书。当你登上村头最高的垛,四处遥望,远方在哪里?

那一日你踏歌而去,落叶铺满大地,你虽然不知道前途在何处,却怀着一腔不甘。你是倔强的,就像那即将光秃的树枝,此时虽凄凉孤单,却傲立蓝天。你毕竟是缪斯眷顾的人,对着苍穹、对着落木,对着黄叶,想着自己的落魄,你居然周身升起性情。“我要去寻找,我要去流浪,我要去流泪!”

世界虽残酷,但只要你愿意走,总会有路! 风雨中,你登着三轮车走在送货的路上,浑身湿透, 你会喊几声:“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你想象自己是巨浪之上浓云之下翻飞的海燕。车床磨破了你的手指,你吮吸几口,笑笑:“这晚上还要握笔的手啊,经历磨难才会写出好诗篇呀!”后来,你做了文秘,当了记者,逾不惑之年你出了自己的诗集。签名推广会上,你对年轻的诗人们说,苦难对你始终是一笔财富,你的诗如嗨,是冲破岁月在蓝天飞舞的蝶!

做一位诗人,是疼痛的,诗人是在点燃自己的情感,将自己最柔弱的部位燃烧。诗是利刃之上的人鱼之舞,韵脚是疼痛。但是蓝天始终在你心里。你永远忘不了年少离家的那个秋天,是蓝天和伸入蓝天的枝丫鼓舞着你。你也一直想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一个蓝天。

人,土地一样厚实的嗓音,手起掌落,目光里泄露了缜密的创造。
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北京颂歌,也是北方男人,一种随性点拨,也是北方男人,胸中伫满的豪情,刹那间的奔突。

越过长江,越过陇海线、近沂蒙山区,齐鲁大地,华北平原,东北黑土地,内蒙古高原,西北黄土高坡,在中间横亘着的长城,高高隆起,顺势伸向东边,伸向波涛汹涌的海边,是民族挺直的脊梁,直指西域。平静地穿越戈壁沙漠,一轮孤月悬在天边。

塞北,北出燕门,西出阳关,朔风拍响三北防护林,白色羊群,游戏呼伦贝尔草原,骏马奔驰,已疏远了军马场的木制围栏,马蹄扬尘,似腾空的乌云,遮蔽落日夕阳,一线骆驼,脖子上悬挂铃铛,慢慢摇晃,荡醒寂寞远方。

北方是华夏先人栖身处, 是男人的黄帝的诞生地,是孔孟文化中庸哲学的发祥地,是成吉思汗征战欧洲的出发点,是曹操东临碣石,项羽霸王别姬,是赵国胤杯酒释兵权,是努尔哈赤发兵入关,袁世凯称帝搞复辟,还有唐太宗、秦始皇。

北方男人,中原逐鹿,武当山、少林寺习武收徒,黄河险滩、惊涛骇浪里沉着把舵,也有八国联军留下圆明园的耻辱,甲午风云沉下冤魂,仍有割股之痛。

几千年来,北方男人,东闯西突南迁,就在眼前的是,晋冀鲁豫抗日烽火连成片、太行

世语新说

■ (陕西)刘万成

行、忠、信。几乎篇篇都以典型细节,简要记叙故事轮廓、夹叙夹议概括评说士人品行与其人的相互关联, 语言艺术上却较多体现了美文创作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古时期的独立性,体脱志怪,喻道论政,而不再局限于古体旧义。如《德行第一》结尾部分,记叙吴坦之、吴隐之兄弟两人丧母之时号踊哀绝,路人落泪。邻居韩康伯之母甚为哀伤恻隐,每闻哭声便对韩伯说:“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韩伯也很了解他们的品性。可是等到韩伯当了吏部尚书时,哥哥坦之已经哀痛而亡,韩伯就提拔坦之的弟弟隐之,以使其富贵显达。此事并非虚构,《吴氏谱》和郑缙《孝子传》有载,《晋安帝纪》里说坦之为广州刺史时,曾饮贪泉赋诗云:“石门有贪泉,一敬重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遂为卢循所攻,而还京师,“历尚书、领将军衔”。可见隐之因重孝道而光耀门楣,此言不虚。

然而《世说新语》自《文学》以下诸门,大抵按照一定主题,分类辑集大量有关材料,篇中褒贬互见,品评每况愈下,《宠礼》以下各篇以负面价值判断为主。全书诸多篇什一如《文学》《赏誉》《言语》《品藻》等,依循前人并集中呈现了当时名士风度、魏晋清谈玄论等士人文化特点,而对刘向散佚《世说》及尚存《说苑》等著作的依仿痕迹明显。不过清代康熙年

这么多年,你边走边写。离家越远,家乡和亲人越频繁地出现在你的诗行。哪一次书写,哪一个字,不是对过往的铭记。一场春雨,穿越岁月,凝眸光阴。是时候了,需要再回去一次了。父母相继离世后,你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时间是不居的,而那座山还在,果园还在,老宅还在。

故乡是最知你的吧,它用蓝天拥抱你! 美好的日子呀,“碧空万里”、“春山如笑”,这样的词语描写景物,也观照了心情。未进村庄,山已隐隐,未闻乡音,水声潺潺。那春水是为力争奔放的,经历了一冬的沉静,它波光粼粼地展露着情怀,拨动你的心。

果园也已经在眼前了。多好啊,那些栅栏还在。围住的阳光更有姿色,竹篾的陈香像幻想的味道,被围困。你一遍一遍重复一句话:还在,还在。木板条上的虫子洞更大了,二十年虫子换了二十代,你不是故人,它们不认得你。你摇头笑笑。几片花瓣飘下,梨树还识你,一朵一朵,那么大的花比太阳还炫目,和太阳一起将叶子辉映成翡翠。那是母亲的绿裙子的颜色。她舍不得穿着它上树摘果子。

天空,白云,花朵,鸟鸣,风。你从一棵树转到另一棵树。天空,白云,花朵,鸟鸣,风。你嘴唇微启,有多少词语啊,一同涌入脑海撩拨你的心。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行走,在追逐,走过的走过了,错过的错过了,最后,一颗心归于何处呢? 少年总是放荡不羁的,总是想远行,想离开,总感觉心灵在别处。王维就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诗句,余华成名小说的题目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而《挪威的森林》讲的就是一位离家出走的少年的故事。年轻的心总是怀揣梦想,总想足迹遍四方。

如今你是不是已经疲惫? 故乡与父母成了你最后的依托。天空,白云,花朵,鸟鸣,风。风中的父母。你仰望得太久了,你闭上眼睛,你看到更加炫目的风景:一个院落里走出两位老人,多么熟悉的身躯,多么亲切的面孔,多么温暖的怀抱。他们,向你伸出双臂……

山上打游击,更是战争的前沿。几千年来,北方男人,一路南下,一路南征,更迭过无数个政权,收复了丧失多年的尊严,为的是对得起祖先。

北方男人,究竟是怎样的男人,北方男人,能否代表男人的雄浑,能否象北方的北字,肢体健壮,胸襟开阔,爽直的脾性,一派豪气……

月河·客栈

月河,是趟过嘉兴的古运河生下的乖巧女儿。河埠码头,已不见往昔的匆忙,石桥桥墩,已抹去了岁月的苔藓,窄窄的河身,是她裸露的纤纤细腰, 模特般行进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

农时的收获,曾在水中拥挤,灯光的贫穷也沉入清晨的河底,静静躺卧的月河,已成不会锈蚀的古董,水的妆容,也绿得有些厚重,无法轻轻翻动, 船桨声还没有摇醒过往的那般轻松。

前街熙攘的背后,粉墙黛瓦的客栈,枕着月河河畔,躲进清静闲适的光阴里,像是回到了清末民初,那临近过年的时节。

重新刷过桐油的木窗, 被推开在岸堤高耸的楼上,檐下水中的波纹,已爬进窗后的闺房,看到缓步靠近的少女,一袭古装,她春潮般涌动的向往。

紧锁的庭院,粉墙黛瓦的客栈,枕着月河河畔,躲进清静闲适的光阴里,像是回到了清末民初,那临近过年的时节。

重新刷过桐油的木窗, 被推开在岸堤高耸的楼上,檐下水中的波纹,已爬进窗后的闺房,看到缓步靠近的少女,一袭古装,她春潮般涌动的向往。

紧锁的庭院,放下木制胶廖, 贴近天井的孤独,地砖上青绿的气息,泛起湿润的涟漪。

月河客栈,刻下隽永遐想,连同等待清粼粼的水声,轻轻荡漾……

